

武林小頑皮

系列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交朋友	三人达协议
第二十九章	遇劲敌	绝处又逢生
第三十章	赚大钱	经营赌妓馆
第三十一章	开眼界	高手见真章
第三十二章	试身手	恩怨两分明
第三十三章	夺密册	有惊而无险
第三十四章	情满怀	立志创业绩
第三十五章	性通灵	井水悟大道
第三十六章	逢盛会	平地起风波
第三十七章	奇女子	一曲化干戈
第三十八章	生死斗	一战成高手
第三十九章	结义情	别后又重逢
第四十章	讲义气	屠叔传功夫
第四十一章	等时机	困守将军府
第四十二章	为报仇	商谈合作事
第四十三章	大龙头	欲杀人灭口
第四十四章	受重伤	拟退位让贤
第四十五章	争权势	义军起内讧
第四十六章	追杀令	杀手布重兵
第四十七章	密中密	百密有一疏
第四十八章	人上人	遇绝顶高人
第四十九章	花名册	以假换人质
第五十章	大搜捕	插翅也难逃
第五十一章	一段情	一笔小交易
第五十二章	一次险	一段救命恩
第五十三章	新朋友	一见如故人
第五十四章	新相识	不打不相识

第二十八章 交朋友 三人达协议

寇仲和徐子陵先后冒出水面，呼吸着泗水晚夜的清新空气。

他们劲随意发，自自然然由掌心生出吸力，贴附船壁，连自己都不明白怎可办到。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得意道：“今走还不教沈婆娘栽他奶奶的一个大筋斗，哈！沈婆娘她奶奶的！”

徐子陵道：“不要这么早便自满，还有半天才可算赢了这场赌赛呢，过分自鸣得意是可能会百密一疏，功亏一篑的。”

寇仲点头道：“我有分寸的了，唉！我们真愚蠢，立赌约时只有她说赢了会是如何，却没有我们赢了会是如何，否则摸她两把也不错。”

徐子陵低笑道：“少点痴心妄想吧！这婆娘浑身是刺，绝不可碰，唉！我担心秦老哥斗她不过呢！”

寇仲道：“斗不过她才好。否则给那昏君杀了头怎办。嘿！这三艘船看来有点来头，有没有兴趣借他两套衣服和少许饭钱，好过现在浑身破烂又两手空空似乞儿般的模样。”

徐子陵低声道：“小心点！能拥有这么三艘大船的人，若非高门大族，就是达官贵人，或是豪门霸主，一不小心，我们就要献上小命。”

寇仲皱眉道：“那还是不去？”

徐子陵低笑道：“我们连老爹都不怕，还怕什么人来。跟着我这未来的武林高手吧！”

说完贴壁缓缓上攀。

两人此时对潜迹匿隐之术，已颇具心得；闭起口鼻呼吸，收敛精气机能，小心翼翼下确是无声无息。

大船甲板和帆桅处都挂了风灯，但向着他们那面的上下三

层二十多个舱窗却只一半亮着了灯火。

徐子陵拣了第二层其中一个暗黑的舱窗爬去，经过其中一个亮了灯的窗子时，内里传来娇柔的女子语声。

两人少年心性，忍不住停了下来，侧耳倾听。

那女子的声音忽地在两人耳旁响起道：“二哥你最好还是不要劝爹了，他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端叔苦劝多时，他还不是半句都不肯听吗？”

两人吓了一跳。才知这声音娇美的女子是移到窗旁，那还敢稍作挪动。

另一把年轻男子的声音苦恼地道：“爹是舍割不下就是和独孤家的关系，却不知独孤峰老奸巨猾，视我们如眼中芒刺。现在天下纷乱，万民怨怒，突厥人又虎视眈眈，隋朝再无可为。而我们坐拥太原，兵源充足，粮草之丰，更可吃他个十年八载，现在鹰扬派刘武周和梁师都北连突厥，起兵反隋，先后攻陷楼阑和定襄，只要再破雁门，我们太原便是首当其冲，爹若再举棋不定，最后只会被那昏君所累，舟覆人亡。”

窗外两人听得直冒寒气，里面的男女究竟是何人子女？竟直接牵涉到独孤阀和隋炀帝，骇得更不敢动弹了。

这男子声含气劲，不用说都是个一流的高手。

女子柔声道：“你已和大哥商量吗？”

男子道：“也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他都想不出办法，秀宁该知爹顽固起来时是多么可怕的了。”

那秀宁道：“不若我们由东溟夫人入手，爹最听她的话了。唉！若非娘过了身，由她劝爹就最好了。”

窗外两人骇得差点甩手掉进河里去。

他们终猜到爬上的是李渊的船，那敢再偷听下去，忙悄悄再往上攀去。

这时舱房内的对话忽然停了下来，但两人却没有留神理会。

两人拉开窗门，看清楚房内无人后，才爬了进去，这时方松了一口气。

两人环目一扫，见这是个特别大的卧房，布置华丽，除了床椅等物外，还有个箱子，放的该是衣衫一类的东西。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我们该盗亦有道，只每人取一套衣服，若寻到银两，亦只拿足够几日饭钱和逛一次青楼的费用。”

此时一个男子的头在窗门处冒了起来，听到寇仲的话，忽又缩了下去。

徐子陵低声道：“想不到我们竟会来偷李渊的东西，那独孤小子不是想害李渊吗？不若我们反害他一害。留张字条警告李渊的人，就当是还他们的偷债好了。”

寇仲低笑道：“你何时变得这么有良心了！哈！天下间恐怕只有我们有能力令李渊作反呢。却不知这家伙是好人还是坏人……”

徐子陵打断他道：“少说废话，若有人闯来就糟糕了，快偷东西！”

两人移到箱子旁，正要掀開箱盖，窗门处忽地传来“殊”的一声，似在示意两人不要吵闹。

寇仲和徐子陵立时魂飞魄散，骇然朝舱窗瞧去。

只见一道黑影无声无息穿窗而过，立在两人身前。

两人定神一看，原来是个只比他们年纪长了少许的轩梧青年，生得方面大耳，形相威武，眼如点漆，奕奕有神，此刻傲然卓立，意态自若，一派渊停岭峙的气度，教人心折。

寇仲呆若木鸡时，青年低声道：“在下是太原留守李渊二子世民，两位兄台相格清奇，未知高姓大名？”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心神稍定，同时亦大惑不解，为何他把他们这两个小贼“捉偷在房”，仍是那么彬彬有礼，就像他们只是不速而来的“贵客”。

两人站了起来。

寇仲抱拳作礼，笑嘻嘻道：“世民这个名字改得好，哈！救世济民，将来说不定是由你来当皇帝呢。”

李世民淡淡一笑道：“兄台切勿抬举在下，不过这名字得来

确是有段故事，两位请坐下来说话好吗？”

此时李秀宁的声音由下方传上来道：“二哥！什么事？”

李世民退到窗旁，传声道：“待会再和你说吧！”

转过身来，着两人坐下，态度诚恳客气。

两人隐隐猜到他心意，又自知闯不过他把守的窗口，硬着头皮在靠窗的两张太师椅坐了下来。由于身上仍是湿漉漉的，故颇不舒服。

李世民从容一笑，在窗旁的椅子坐下，道：“在下四岁那年，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善相术的人，给我看相时，批我‘年届二十，必能济世安民’，娘那时最疼我，便给我改名作世民了。”

说话时，顺手取过火种燃亮了旁边小几的油灯。

徐子陵见他提起娘时，眼中射出缅怀孺慕的神色，不由想起了傅君婷，叹道：“你定是很想念你的娘了。”

李世民微微点头，凝望地上两人留下的水渍，沉声道：“两位和琉球东溟夫人单美仙是什么关系？为何听到她的名字时，心脏都急跃了几下，否则在下仍未能发觉两位偷到了船上来的。”

两人这才知道岔子出在哪里。

亦讶异李世民思虑的精到缜密，只从这点便推出他们和东溟夫人有牵连。

寇仲嘻嘻笑道：“自然是有关系哪！不若我们来作一项交易，假设我们可令贵老爹起兵作反，你就给我两兄弟两套衣服和……嘿！二，不！三十两银子，哈！怎么样？”

这回轮到李世民瞠目结舌，失声道：“三十两银子？”

徐子陵吓了一跳，忙补救道：“若嫌多就二十五两好了。”

李世民不能置信地看着两人，探手入怀掏出一个钱袋，看也不看抛给寇仲道：“你看看里面有多少银两。”

寇仲一把接着，毫不客气解开绳结，一看下吁出凉气道：“我的奶奶老爹曾高祖，是他娘的金锭子呢！”

徐子陵忙探头去看，咋舌道：“这最少值几百两银子。”

寇仲双目放光，一把塞入怀里，深吸一口气道：“拿人钱财替

人消灭，这事包在我兄弟身上好了。”

徐子陵比较有良心，不好意思道：“仲少你先把钱还人，等做好了事情才收钱吧！”

李世民哂道：“拿去用吧！无论成败大家都可交个朋友，这够你们逛百多次窑子了。”

两人同时动容。

寇仲竖起拇指赞道：“我们就交了你这个朋友。”

李世民低声道：“不要那么大声，我不想别人知道你们在这里。”

寇仲老脸一红，把音量压得低无可低地沙声道：“告诉你一个的惊人大秘密吧！东溟夫人处有本详列你老爹暗中向她买兵器的账簿，上面还有他的押印，试想假若这本宝贝失窃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李世民精神一振，他自然知道两人不是顺口胡诌。因为今趟他率人到彭城去，正是要向东溟夫人订购另一批兵器。

自两年前提他爹李渊调任弘化留守兼知关右十三郡军事，为了应付杨玄感的大军，李渊终接受他劝告，向东溟夫人购入大批兵器，此事隋炀帝并不知晓，如若泄漏了出来，又有真凭实据的话，多疑的隋炀帝不当李渊密谋作反就确是天下奇闻了。

李世民呆了半晌后，皱眉道：“东溟夫人乃天下有数高手，四位护法仙子又各有绝艺，除非‘散人’宁道奇出马，否则谁可到她们的船上偷这么重要的东西呢？”

徐子陵笑道：“见你这么够朋友，我们可以再告诉你一些秘密，但你可不能学其他人般来害我们，又或事成后便使手段。”

李世民正容道：“若我李世民有此卑鄙行为，教我不得好死。哼！竟敢这么看我。”

寇仲若无其事道：“这叫一朝被蛇吃，又叫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先要建立互相间的信任，则什么大计才可施行。”

李世民显是看穿寇仲比较不老实，向徐子陵道：“由你说吧！”

此时有人在外面走过，待足音远去后，徐子陵问道：“这是谁的房间？”

李世民笑道：“正是我的房间，下一层是女眷用的，你们要偷衣服，则好来对了地方，我的身材和你们最相近呢！”

两人都觉好笑。

徐子陵于是由海沙帮欲攻打东溟号说起，当李世民听到字文化及独孤策都牵连在内时，两眼寒芒闪闪，威凌四射。

寇仲总结道：“所以现在只我两人有办法混到船上去，而且她们以为我们武功低微，所以戒心不大。当然，我们只是深藏不露，绝不会辜负了老兄你的银两。”

李世民已惯了他的说话口气，并不计较他是否深藏不露，苦思道：“有什么方法能把东溟夫人引开呢！这事我要想想才行。”

接着站了起来，开箱取出两套衣服，交给两人道：“先换过干衣衫，再好好睡一会，天亮到彭城时我才唤醒你们，我要到下面向舍妹交待几句才行。”

寇仲道：“我们睡地板就成了。”

李世民笑道：“这么大的一张床，尽够三人睡了，睡什么地板？我们不但是交易的伙伴，还是兄弟朋友嘛。哈！你们的遭遇真离奇得令人难信。”

言罢穿窗去了。

两人举步踏进彭城，颇有点躊躇志满的美好感觉。

身上穿的是干净整洁的武士服，腰挂的是由李世送的上等钢刀，袋里是充足的银两，他们自出娘胎后，何曾试过这么风光。

徐子陵身形挺拔，儒雅俊秀；寇仲却是强悍威猛，意态豪雄。

两人并肩而行，不时惹来惊羨的目光。

寇仲哈哈一笑，挽着徐子陵臂弯道：“我们还差两匹骏马和十来个跟班，否则就先到窑子去充充阔少。”

徐子陵欣然道：“逛窑子是今晚的必备节目，现在我们先上酒馆，大碗酒大块肉吃个他奶奶的痛快，顺便商量一下这宗买卖该如何着手进行，受了人钱财，自然要替他做点事才行。”

寇仲溜目四顾，审视林立大街两旁的酒楼门面，道：“想不到彭城这么兴盛热闹，最奇怪是不似有逃难来的人，看！那群妞儿多俏，哈！”

徐子陵见正向迎面而来的一群少女露出自己认为最有吸引力的微笑，而那群少女却一点也不避两人的眼光，还报以更具吸引力的微笑。

两人破天荒第一次得到这种青睐，到少女们远去后，他们一声怪叫，转入了右方一间颇具规模的酒楼上。

人仗衣装，两人来到二楼时，伙计都殷勤招呼，公子长公子短的请他们到临街窗旁的台子坐下。此时二楼十多张台子，大半坐了客人。

寇仲随手打赏了伙计，并点了酒菜，兴奋道：“刚才那几个甜妞儿的鼻子特别高，眼睛又大又蓝，该是胡女，听说她们生性浪漫，很易弄上手的，哈！今趟或者不用逛窑子了。”

徐子陵却担心道：“你为何要两斤酒那么多，你懂喝酒吗？我只可喝一点点呢。”

寇仲探手抓着他肩头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想我两兄弟由扬州的小混子，混到变成现在的武林大混混，如此遇合，还有什么可怨老天爷，又怎能不尽情乐一乐的。”

以手示意徐子陵去看窗外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叹道：“看！这人间是那么美好，际此良辰美景，我们好应喝点酒庆祝，你一斤我一斤，没有喝醉过的那算是好汉。”

徐子陵陪他呆望着大街，想起了傅君婳，想起了李靖和素素，心中一阵难以舒展的感触，点头道：“好吧！一斤就一斤好了。”

寇仲忽然低声道：“左边那张台有个俊俏小子，不住看你，看来他定是喜好男风的。”

徐子陵愕然望去，果然见隔了三、四张台靠近楼梯的一张大台处，坐了三个男子，其中一个穿青衣儒服，特别俊秀的，正打量他们，见徐子陵望来，还点头微笑。

徐子陵想起寇仲的话，大吃一惊，忙避开他的目光，低声道：“他像是认识我们的样子呢，是否是沈落雁另一个陷阱，别忘了到今晚才结束那婆娘的三天赌约之期呢！”

寇仲点头道：“我差点忘了，你有看他的咽喉吗？”

徐子陵一呆道：“有什么好看！”

寇仲摸了摸自己的喉核，低笑道：“那小子俏秀得不能再俊俏，又没有我们这粒东西，你说他是什么了？”

徐子陵骇然道：“不是沈落雁扮的吧！”

寇仲道：“看来不像，糟了！她过来了。”

徐子陵吃惊望去，那女扮男装的书生已到了两人身前，令人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她除了“俊秀”的俏脸上嵌着那对灵动的大眼睛外，就是下面的两条长腿，使她扮起男人来有种挺拔的神气。

两人愕然望向她时，只见她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抱拳沉声道：“五湖四海皆兄弟也，两位兄台相貌不凡，未知高姓大名，好让我李志交个朋友。”

寇仲笑嘻嘻道：“我叫张三，他叫李四，若真是五湖四海皆兄弟，就不用四处都有人逃难了，俏兄台请回吧！”

他既怀疑对方是沈落雁的第二个陷阱，故一口就把她回绝了。

徐子陵趁机往“李志”的两个同伴瞧去，只他们倒是货真价实的男人，身形彪悍，双目闪闪生光，腰佩长剑，颇有点随从保镖的味道。

李志显然想不到寇仲会这么不客气对待自己，俏脸阵红阵白，凤目生寒，想掉头离开，又像下不了这口气，狠狠盯了寇仲一眼，转向徐子陵道：“你就是李四吗？我……”

徐子陵洒然截断她道：“我当然是李四，姑娘这么在大庭广众间公然勾三搭四，是否没有羞耻之心哩！”

李志“娇躯”一震，“秀眸”射出森寒的杀机，“玉容”反是出奇的平静。

两人暗忖“来了”，手都按到刀柄上去。

这时他们更认定对方是沈落雁的人了。

李志忽然敛去眸瞳的精芒，低声道：“你们好好记着曾对我说过什么话。”

言罢拂袖往下楼处走去，那两个中年男子慌忙结账追随，到三人离开后，酒菜送到，两人哪还有兴趣去想她，伏案大嚼起来。

盅来盅往，不片晌两人酒意上涌，进入了酒徒响往的天地里。

寇仲捧着酒盅傻笑道：“开头那杯确又辣又难喝，可是到第二杯便变成了琼浆，哈！酒原来是这么好喝的。”

徐子陵看着仍剩下大半杯的烈酒，投降道：“有点酒意就够了，说不定步出酒楼就要给沈落雁暗算呢。唉！我现在很想睡觉，昨晚那李世民小子的脚压到了我那处去，累我睡得不好呢。”

寇仲按着徐子陵肩头，醉态可掬凑在他耳边道：“不若就直蹀进这里最大的青楼，找两个阳红的阿姑陪我们睡觉，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快唤伙计来，着他提供有关这地青楼的一切详尽资料。”

徐子陵欣然点头，正要召唤伙计，邻桌的两名大汉其中之一忽提高了少许声音道：“张兄，你来到我们彭城，若不曾到过倚红院，未见过那处的两位红阿姑白云和秋燕，怎都不算来过彭城。”

两人暗忖又会这么巧的，忙聚精会神留心窃听。

另一人道：“陈兄说的是落街后往左走一个街口的倚红院吧！我怎会没去过呢？不过现在是白天，姑娘们尚未起床，今晚再说吧！哈！那几个妞儿真是美得可滴出水来。”

姓陈的笑道：“现在是午时了，倚红陀未时就开始招待宾客，我们多喝两杯就去逛逛吧！”

寇徐两人听得心中大喜，互相在台底踢了一脚，下了决心，怎都要在今时今地一尝女人的滋味。

对他们这年纪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异性神秘的吸引，更能使他们动心呢？

第二十九章 遇劲敌 绝处又逢生

两人步出酒楼，秋风吹来，酒意更增两分，寇仲扯着徐子陵朝倚红院的方向走了十多步后，低声道：“似乎有点不妥，那两人的对答来得太合时了，似还怕我们不知怎样到倚红院去，说得清楚无遗。照我看这两个定是沈落雁的人，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徐子陵正以他那对醉眼溜览街上人车争道的热闹情景，闻言一震道：“你说得不错。既然李志会是沈落雁的人，这两个家伙也可能是她的人。唉！现在到那里去好呢？还是先找处躲藏的地方为妙。”

寇仲心痒难熬地道：“不去倚红改去倚绿好了。”

忽地朝着一个路过的行人，恭敬问道：“请问这位大叔，附近除倚红院外，还有那间是最有规模，最多漂亮姐儿的青楼呢？”

那被拦着的是个中年书生，闻言露出鄙夷之色，“呸”的吐了一口痰，自顾去了。

徐子陵哈哈笑道：“你道是要问去那里考科举吗？找青楼定要拣些二世祖模样，一眼看去便知是酒色过度的人来问才在行，看我的！”

环目四顾，刚好一辆华丽的马车在后方停下，走下来一个贵介公子，还跟了两个随从。那公子年在二十三、四间，相貌俊俏，但脸容带点不健康的苍白，似是弱不禁风，深合徐子陵“问道”的条件。

寇仲猛地推了徐子陵一把，累得徐子陵踉跄跌前两步，到了那贵介公子跟前。

两名随从立即手按剑把，露出戒备神色。

徐子陵硬着头皮，一揖到地恭敬道：“这位公子，在下有一事

相询，请公子勿怪在下唐突。”

那公子饶有饶趣地上下打量他，微笑道：“仁兄有话请说。”

徐子陵不好意思地凑近了点，防怕给旁人听到的压得声音低无可低道：“我两兄弟想知道这里除倚红院外，还有那间青楼是最好的？”

那公子大感愕然，旋又露出“志同道合”的笑容，叹道：“你是问对人了。我老爹正是开妓院的，就是在隔邻鸿园街的翠碧楼。论规模和姑娘，倚红院拍马都追不上。不过现在时候尚早，你们先去随处逛逛，到酉时才来。只要说是我香玉山的朋友，保证没有人敢侍候不周。仁兄请了，我还有要事去办呢。”

香玉山走后，两人如获纶音，心花怒放，沿街把臂而行，只差没有引吭高歌而已。

街道两旁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店铺，例如肉店、大饼店、山货店，又或布店、粉店、鱼店等。

因两杯下肚影响，整个天地都变得不真实起来，但见在秋阳高照下的石板街道，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道路、房舍、行人、车马似像合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再无此彼的分野。

寇仲无意识地笑起来，半边身靠到徐子陵肩膀去，搂着他满足地叹道：“现在我什么义军或官军都不想当了，杀了宇文文化骨后，我们就专心赚钱，干我们的盐货买卖，闲来就到青楼醉生梦死，快快乐乐地完这一生就算了。”

徐子陵喝得比他少，头脑亦比他清醒，奇道：“你不是常说要建功立业吗？为何忽然又想要当个囤积投机的奸商？”

寇仲笑嘻嘻道：“就算是奸商，我仲少都是最好的那一种奸商。难道见别人受苦受难，我们侠义之辈还会对他落井下石吗？不过坦白说，美人儿师傅说得对：现在我们何德何能，凭什么去管别人的事。嘿！待我们武技大成时，练至什么九玄大法第一百零八重境界，那时看到谁不顺眼，就一刀把他宰了，这就叫为民除害了。”

徐子陵苦笑道：“世间哪有这么简单如意的事，但不管怎样，也先要宰了宇文化骨那奸贼。”

蓦地眼前人影一闪，香风飘来。

两人定睛一看，原来有位颇具姿色的半老徐娘拦在身前，眉花眼笑道：“两位公子是否走错路了？那边才是倚红院的大门，我们刚开始营业，两位公子若是第一批客人，我们的红姐儿们定会特别用心侍候的。”

他们随她纤手所指望去，见到倚红院的大牌匾就在左后方处，恍然大悟，原来糊里糊涂下步过了倚红院的门口，这奉命守候他们入教的鸨娘慌了起来，竟来一招拦路拉客。

寇仲借点酒意，探头过去，狠狠瞪了她高耸的酥胸两眼后，才眨着眼睛笑道：“俏娘子你去告诉沈落雁那奸狡婆娘，当只会上一次，绝不会上第二次的。有种就来抓我们，不过着她别忘了她是朝廷重犯哩！”

那鸨娘听得目瞪口呆时，两人跌跌撞撞，东倒西歪下扬长去了。

寇仲把床上的徐子陵摇醒，兴奋得声音都嘶哑起来，紧张地道：“快酉时了，我们就去做翠碧楼第一批的客人，说不定有半价的优待呢！”

徐子陵头重重地爬起床来，怨道：“喝酒就有这种后遗症，若你是沈婆娘派来的，我就要完蛋了。”

寇仲笑道：“我是这世上最有责任心的人，否则谁来为你把风。刚才有伙计来过问这问那的，我偏不开门给他。哈！还有几个时辰沈婆娘就要输给我们了，不知秦老哥命运如何？”

徐子陵取起放在枕后的佩刀，道：“待会先去东门看看有没有他留下来的暗记。”

又道：“还有别忘了我们曾答应李世民那小子的事。”

寇仲不耐烦道：“我怎会忘了，那有钱的家伙不是说过东溟号明天才由洛阳回来吗？得趁今晚良辰美景，行乐及时啊！”

徐子陵心中一热道：“说来真好笑，以前在扬州时，到妓院门口看看都给人像乞丐般赶走，现在连妓院老板儿子的朵儿都任我们亮出来照宝。不过先作声明，我的初夜可不肯随便的，至少该有飘香院那恩将仇报的青青那种姿色才行。”

寇仲一拍钱袋，笑道：“有钱自然有面有势，加上香玉山的花儿撑腰，你陵少要哪件就会有哪件，包君满意，还不快翘屁股滚下床来？”

徐子陵提气轻身，本只想表现点敏捷的姿势，岂知竟升了起来，顺势一个筋斗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

两人同时剧震，不能置信地你眼望我眼。

寇仲咋舌道：“天！你这是怎么办到的，再来一走好吗？怎么坐着也可提气的？”

徐子陵搔砂道：“再试怕就不灵了，不若你自己试吧！”

两人以前每次提气发劲，都是先要运力飞跃，才可借势为之。像今次由静生动的提气，尚是破天荒第一次。

寇仲站立不动，神情古怪。

徐子陵催道：“不是要赶着去逛窑子吗？还不快试试看？”

寇仲老脸一红，尴尬道：“早试过十多次了，连脚指都没有动。”

徐子陵默然半晌，颓然道：“我今次也不灵光了。唉！或者真该拜个大师傅，有难题时也好有个明师来指点。”

寇仲摇头道：“拜师傅有啥屁用，我们学的是《长生诀》上的怪功夫，天下无人通晓，只能自己去摸索。或者我们的问题是生在童男之身，故孤阳不长，破了身后便会立即武技大成。哈！定是这样了。”

徐子陵笑骂道：“少说废话，还不先滚！”

寇仲捧腹笑道：“我滚！我滚！”

跌跌撞撞往房门走去，刚拉开房门，一点寒芒，照额刺来。

寇仲想也不想，竟像刚才徐子陵般提气轻身，往后飞退。

那偷袭者显然想不到出手竟会落空，“噢！”了一声，闪电抢

进房来。

徐子陵亦像寇仲般想也不想，踏步拔刀，当头疾劈，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犹豫或停滞，施出了他活至这天最了得的一刀。

“叮！”

来人以手中长金簪，硬架徐子陵这凶厉无匹的一刀。

一时间，双方都使不出后续变化的招数。

“砰！”

寇仲重重掉到床上，又弹了起来，大叫道：“娘！我成功了！”

此时那人收簪退出房去，衣袂飘飞，美若天仙，不是李密的“俏军师”沈落雁还有何人？

徐子陵刚被她运劲震退了两步，沈落雁见门口正畅通无阻，乍退又进，本要追击徐子陵，只见寇仲冲至，刀光如涛浪翻，挟着激荡的刀风，狂击而至。

沈落雁娇叱一声，抢入刀影里，施展出近身肉搏的招数，连挡了寇仲十多招，每招都凶险无比，但却迫不开寇仲，又见徐子陵重整旗鼓，杀将过来，无奈下二度被迫出房外。

两人守在房门里，心中却似波涛卷天，翻腾苦思不已，想不到在突如其来下，竟能把“血战十式”的情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连自己都不知使的什么簪数。但只觉心到手到，劲随刀发，痛快至极点。

沈落雁却是芳心剧震，她的“夺命簪”乃家传绝学，名列江湖的“奇功绝艺榜”。平时秘而不用，今番出手，是希望一举擒敌。怎知这两个小子会像脱胎换骨般，两度把她迫退，假如让此事传扬出去，已足可令他们在江湖中成名立万了。

寇仲提刀作势，大笑道：“美人儿军师，快滚进来挨刀。”

徐子陵亦威风八面道：“记着不可损我们半根毫毛，否则就算你输定了。”

沈落雁气得差点疯了，不怒反笑道：“外面院子地方大些，你们出来再比比看。”

寇仲哂道：“想叫手下围攻我们吗？哈！知否我懂得狮子吼，大声一叫，保证彭城的总管大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沈落雁俏脸一寒，旋又露出一个动人的微笑，柔声道：“不若这样好吗？假若我可闯关入房，就算我赢了，你两人乖乖归降。”

徐子陵淡然道：“那是说你再没有把握活捉我们了，所以你已经输了啦！”

寇仲杀得起兴，信心剧增，得意洋洋道：“怕她什么，但却要有时间规限，我数十所你若过不了关，就算你输了。”

沈落雁把金簪插回头上，笑道：“就此一言为定，数马！”

话毕大步朝门口走来。

两人愕然失措时，她已一点没有拦阻的由两人之间穿进房内，到了床旁，才转身款款坐下，含笑看着两人。

两人仍高举着刀，但怎都没法朝她劈下去，直到她转过身来，仍是目瞪口呆。

沈落雁见两人神情古怪，“噗哧”娇笑，鼓掌道：“好了！我赢啦！”

徐子陵颓然还刀入鞘，叹道：“这样输了是不会心服的，因为你只像上趟般，利用了我们善良的本性。”

沈落雁奇道：“你们除了用刀劈人外，便不懂其他制人的手法吗？”

寇仲把刀垂下，笑嘻嘻道：“我们并没有输，因为你虽入了房，却没有闯关，这个‘闯’字是包含了动手的意思哩！”

沈落雁横了他一眼，含笑道：“大家坐下来谈谈好吗？唔！你两人现在看来顺眼多了。”

两人在她左方靠墙的椅子坐下来。寇仲看着她宛如一泓秋水的动人眸子道：“有话快说，我们还要去逛窑子呢！”

沈落雁狠狠瞪他一眼，不悦道：“你们知否窑子里的姑娘都是身世可怜。你们恃着有几个子儿，就觉理所当然的去玩人家，究竟有没有感到惭愧？”

徐子陵一呆道：“我倒没想过这点。但若没有人去光顾她们，